

雇用仆人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的一种生活方式

李宝芳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天津 300191)

【内容摘要】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着力构建独特的生活方式以明确自己的阶级身份。其中雇用仆人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个典型特征。雇用仆人不仅仅是他们现实生活的需要,而是他们保持社会地位的心理所需。

【关键词】维多利亚时期 英国 中产阶级 仆人

中图分类号 K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1)08-0118-02

维多利亚时期,雇用仆人被看作是体面的象征,身份的标志。几乎所有的上层阶级和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家中都有仆人。仆人的数量甚至可以用来作为衡量一个家庭收入的标准。这一时期,中产阶级着力构建独特的生活方式以明确自己的阶级身份。其中雇用仆人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个典型特征。

一、雇用仆人基本状况

维多利亚时期的仆人数量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人口调查显示,1851年仆人总数为987605,1861年为1208648,1871年为1494411^[1]。19世纪80年代,1/3的15—20岁的女孩是家内仆人,还有大约60000名男性也是仆人。1891年,是家内仆役的高峰时期,仆人总数占劳动力的16%,大约是整个妇女人口的12%^[2]。这一时期,仆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仅次于农业工人,是妇女所从事的第一大职业。在伦敦这个富人聚集的第一大都市,1871年35%的人口雇有一个仆人,一般是杂活女仆,25%的人口雇有两个仆人,一个杂活女仆再加一个女厨或者保姆,剩下的40%有些可能拥有两个以上的仆人或者没有仆人,或者他们本身就是仆人。其中有1—2个仆人的家庭占了60%,可见雇用仆人的普遍性。这一时期仆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就是中产阶级的增长及其对仆人的需求增多。尽管不是每个中产阶级家庭都雇用仆人,但是大多数家庭是如此。富裕的中产阶级雇用仆人非常普遍。仆人是中产阶级家庭预算中的第二项大开支,食物和仆人两项的开支就几乎花费掉中产阶级收入的一半。孩子和仆人构成中产阶级家庭成员的2/3。一般来说,雇用仆人的数量和家庭收入成正比。家庭收入越多,它所雇用仆人的数目也越多。当然有些收入状况较好的技术工人的家庭也会雇用仆人,但是只是少数。1851年的统计中,87%的工人阶级家庭中没有仆人,而在下层中产阶级家庭中没有仆人的比例是30%、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的没有仆人的只有15%。在中产阶级内部,47%的下层中

产阶级只有1个仆人,而72%的上层中产阶级拥有2个或2个以上的仆人。

按照当时家庭手册上的说法,年收入超过100英镑的单身女性或年收入在150—200英镑的一对夫妻就能有一个年轻的杂活女仆了,若超过200英镑便可再雇一个保姆照看孩子,年收入超过300英镑的家庭可以雇得起3个仆人,一个女厨,一个房间女仆和一个保姆,年收入在1000英镑以上可以负担四个女仆(女厨、两个房间女仆、保姆),外加一个马车夫和一个小马夫,这样可以供养一两匹马和一辆马车,出门就不再需要依赖公共交通,年收入5000英镑以上的家庭能负担得起11个女仆和13个男仆:女管家、女厨、贴身女仆、保姆、两个房间女仆、洗涤室女仆、储藏室女仆、育儿室女仆、厨房女仆、干粗活的男仆、男管家、贴身男仆、家庭财产管理员、两个马夫、一个马夫助手、两个迎客上菜的男仆、三个园丁、一个小工^{[3](P32-33)}。总之,家庭收入越多,可以雇用的仆人就越多,仆人的职能分类就越细。仆人因职责不同而分为不同的种类:1.贴身男仆、贴身女仆:贴身男仆和女仆帮助主人早晚更衣。2.女管家、男管家:女管家管理家庭账务、雇用和解雇下层女仆。男管家对地下酒窖负责,就餐时上酒。3.男仆:负责开门、传信、服侍晚宴和擦洗银器。4.女仆:她们负责清洗、铺床、清空器具和清扫地毯。5.杂活女仆:主要在下层中产阶级家庭中雇用,要做最艰辛的工作,她们的工作几乎永无结束。仆人的地位并不平等,也存在等级差异。总体而言,男仆地位高于女仆。女管家或厨子监管女仆,男管家监管男仆。低等仆人要伺候高等仆人。雇主与下等仆人接触很少,高等仆人才是他们真正的雇主。仆人的工资也是不一样的,男仆工资普遍高于女仆,女仆中因仆人的职责、年龄、资历不同工资也有差异。

仆人的日常工作是繁琐艰辛的。工作时间很长,一天工作12—18个小时,没有中午休息时间。诸如搬运木材、煤炭、

* 作者简介:李宝芳(1980—),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

洗衣服、做饭和清洗厕所、打扫卫生、清洁厨房、洗尿布、带孩子等繁重的家务活都由仆人来。汉娜·卡尔威克曾经做过杂活女仆。她详细地叙述了她在伦敦被一家啤酒商雇用做杂活女仆时无尽的劳动。她的叙述比较简略,但仍然可以看出她的工作是多么繁多:“1863年3月7日,周六。起得很早,因为他们都去坦普尔巴去看公主从那里经过。在9点之前,他们就坐马车走了,女仆玛丽、萨拉和我被留下了。这是一个极好的清扫的机会。我擦了壁炉和3双靴子。收拾出早餐,加勒先生让我擦洗他的裤子。我这样做了,跪在地板上,将他的脚放在椅子上……我吃了早餐。清扫楼上和擦洗东西。给火里加煤块。上楼整理所有的床铺和外套。下楼清扫餐厅、掸尘。清扫大厅、台阶和门口的擦鞋垫。然后我吃了一块羊排、喝了一些啤酒。清洗厅里的窗户和过道,清扫大厅和台阶……我把擦鞋垫拿出去抖动。清扫过道,将楼下角的东西拿出来……清洗墙壁……第一批家人将在6点回来,要准备茶……我准备好茶具和所有他们需要的东西等待着。更多的人进来了,我要泡新的茶水。再次清扫,然后为晚餐准备桌布,煮土豆。上晚餐,在一旁伺候。清洗更多的刀具和盘子。清扫,然后为玛丽和我们这些侍者准备厨房桌布。吃晚餐。收拾,然后很疲倦地上床休息。”^[4]

二、雇用仆人的特点和背景

这一时期中产阶级雇用仆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雇用女仆为主。19世纪初期,男仆女仆的数量相等,到世纪中期,女仆数量超过了男仆,比例为2:1。到19世纪末,在日益上升的中产阶级家庭中做家务劳动的仆人主要是女性。1851年仆人总数为987605人,其中妇女863010人,占总数的87.4%^[5](P250)]。据统计,男仆在人口中的比例,1851年为1.3%,1861年为1.0%,1881年为0.7%,1891年为0.6%^[5](P245)],一直呈下降趋势。到1900年时,只有非常富裕的家庭才雇用男仆。

这一时期中产阶级雇用的女仆远远多于男仆,究其原因,主要以下几点:1.女仆的工资比男仆的工资低廉,而且雇用男仆的主人需要缴税。1861年,统计数据显示伦敦及其附近地区仆人的现金年收入大概如下:家庭财产管理员40-80镑,男主人的贴身男仆25-50镑,男管家25-50镑,男厨20-40镑,园丁20-40镑,迎客上菜的男仆20-40镑,马夫15-30镑,小马夫6-12镑,女管家20-45镑,女主人的贴身女仆12-25镑,杂活女仆9-14镑,厨房女仆9-14镑,洗涤室女仆5-9镑^[3](P55)]。可以清楚地看出,大多数男仆的工资高于女仆。只有非常富裕的人才能雇用得起工资相当于女仆两倍的男仆。在当时,雇用男仆一方面是为了展示财富,另一方面,街道等公共场合对女性来说不太安全,所以男仆通常作为侍从、马车夫和看门人服务。2.随着工业化发展,这一时期,其他行业的高薪水对男仆的吸引力更大,使年轻男性很少去做仆人工作。3.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家庭装饰和设备复杂化,家务变得更加繁琐,日益“女性化”,新的持家标准以及家庭和家具的清洁都需要细致和谨慎,所以需要更多的女性帮手。4.这一时期的女性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人们认为女性是天生娇弱的尤物,对生活中的多数事务无知,她们纯洁而精致,必须在父亲、丈夫和主人的保护下生活。家庭是适合她们的领域。女性的位置在家中这一观念使得女仆被看作是下层劳动妇女最理想的职业。这种职业既能保护她们不受外界的浸染,又能培养她们结婚后

管理家庭的能力。而且当时下层劳动妇女的职业选择范围狭窄,相对其它职业来说,做仆人可以提供免费的住宿和饮食,有一定吸引力,所以女仆成为最大的女性就业群体。

中产阶级之所以雇用仆人,确实有为了生活更舒适的现实需要。19世纪日趋复杂的家庭布置,日益繁琐的社交礼仪,尤其是正式的晚宴都导致家务增多,所以需要更多的人手帮忙。仆人对维持家庭的舒适和日常事务很关键,如果没有仆人的帮助,女主人管理家务非常困难。另外,中产阶级也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来雇用更多的仆人。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追求体面的心理需求。中产阶级体面观要求妻子不用做那些不体面的家务,要做有闲暇的妇女。一般来说,家中有2-3个仆人才能使家庭主妇摆脱一些家务,但是这种安排只有在一年300多英镑收入的家庭才能维持。研究当时的中产阶级收入发现,一年收入能达到300英镑的家庭只是少数,大约3/4的维多利亚中产阶级收入都低于这个水平。帕特里夏·布兰卡的研究证明超过40%的中产阶级年收入在100-300英镑之间,能雇用不超过一个仆人或者一个杂活女仆^[6](P52)]。所以雇用仆人更多地是出于追求体面的心理而非经济所需。韦尔斯夫人,是布罗姆利一个店主的妻子,在日记里写道,“相信对全世界,这都是一个秘密,我没有仆人,自己做所有的家务活”^[4]。这也透露了一些下层中产阶级企图保持优雅和尊严的心理。杂活女仆在小商人、职员的家庭中的广泛存在也揭示出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富裕达不到理想的程度,不能雇用除杂活女仆之外更多的女仆。仆人的自传中关于工作辛苦和待遇微薄的描述也从侧面说明有些中产阶级雇主本身的经济条件就非常拮据。莉莲·韦斯托尔就说道:“我的雇主似乎自己本身就没有多少钱,他是一个职员。”^[4]中产阶级对体面的的渴求是很强烈的,这在下层中产阶级身上有更明显的体现,他们对沦为无产阶级的害怕是很真切的。这一点可以说明,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坚持儿女要谨守中产阶级的礼节和道德标准,反对和阻拦儿女与无产阶级的孩子一起玩耍。这种害怕心理也可以解决为什么尽管中产阶级内部有种种分歧,仍然享有共同的身份认同。可以说,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很多时期都是靠着与对立面的对比而产生的。雇用仆人就是保持社会地位的心理所需,是中产阶级维持独特生活方式的需要。

参考文献:

- [1]Davidoff Leonore.Mastered for Life:Servant and Wife in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England [M].Bulletin-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Labour History,Autumn73Issue27:410.
- [2]Gertrude Himmelfarb,The De-moralization of Society: from Victorian Virtues to Modern Values [M],New York:A.A Knopf,1995:106.
- [3]Sally Mitchell.Daily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 [M].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96.
- [4]Deborah Valenze.The First Industrial Woman [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
- [5]Schwarz Leonard.English Servants and Their Employers during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M].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99(52/2/May).
- [6]Kathryn Gleadle.British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Palgrave,2001:52.